荊川先生右編

右編目錄

卷五

君一

荆川先生右編卷五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君一

丹書對　師尚父

周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開書之言惕若恐懼

諫觀魚　　臧僖伯

魯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諫夏濫淵　　里革

宣公以夏月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

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漢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帝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
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
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
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撞萬
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
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
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諫獵書　　司馬相如

相如從武帝至長楊獵時帝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

妙

又轉

時有銜橜之變況乎涉蓬蒿馳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亦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善之

論治性正家疏　　臣衡

元帝永光五年衡爲光祿大夫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云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後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

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
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
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
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
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
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
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

閨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内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之與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内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因時而動以

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

漢元帝崩成帝即位光祿勳御史大夫匡衡上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愼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

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
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下之理可得而和草
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又論語孝經
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
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盍欽
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事親之禮也正躬嚴
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
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
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民畏而愛之則而
象之大雅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

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適
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
路寢臨朝賀置酒以享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
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
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諫微行宴飲　谷永

成帝永始二年永遷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
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

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寇亂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忠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凑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

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
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
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
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沉

提綱

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
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泰所以
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
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
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悊婦爲梟爲鴟匪降自

大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横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債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

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衞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損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

後反故又廣肝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

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
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
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
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
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
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
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佞邪之臣
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
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救
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

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屢省
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
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
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
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論微行宴飲　谷永

成帝元延元年谷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
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
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宜聖德退無被堅執
鋭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絶命隕

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
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
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
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
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
忠臣之于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
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
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
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
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

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廼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

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星燿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罹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閒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

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于八乘三難之際會音樂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瞻彗星極異也上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亂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

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脩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恩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䘏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饉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簒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

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開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

賦之奏益臧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

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對奏夫子甚感其言

論神怪疏　　谷永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費用甚多永說上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

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
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
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
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
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
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
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
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
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

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上善其言

上書諫獵　東平王蒼

漢明帝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城第寺聞當遂校獵河內蒼上書諫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循視稼穡消揺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

勸成風德疏　第五倫

倫性峭直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漢章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
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
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
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
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
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
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恊並以刻薄之姿臨
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
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
非徒應坐豫恊亦當宜譴舉者豫進仁賢以任時政

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諫獵　　陳蕃

漢桓帝元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光祿勳陳蕃上疏諫

臣聞人臣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而爲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尼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毁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馳心輿也、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絡驛飭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

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
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諫微行　楊秉

桓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
大風拔樹晝昏秉上疏諫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
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
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
家春秋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

介甲等咸無序侍衛守空宮緩齋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將蒙哀矜見照川刀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

諫馬射表

唐太宗貞觀元年上　孫伏伽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直尊其居處乃爲社稷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臣竊聞陛下猶是走馬射帖娛樂近臣此乃無急乘危竊爲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遵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祇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旣爲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

諫不夜飲表　褚遂良

唐太宗貞觀間上

臣遂良言臣聞三爵獻酬所以成禮七升爲限謂之無度書之衆誥其愼在酒伏見去月二十七日爲太

了成婚訖北門賜三品已上宴自日辰時迨至三更疲勞聖躬尤非盛事有識者云云皆言非是出孫惟漢后酒敗其德昔陳完謂齊景公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白日傾酌是陶神情伏願陛下更無夜飲臣以虛薄拾遺是故不辭嚴誅輕敢聞奏謹陳愚淺不勝戰越

諫格猛獸表

魏徵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上幸同州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特進魏徵奏

臣徵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爲誡昔漢文臨灞坂欲馳下袁盎攬轡曰聖

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柰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諫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才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爲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畤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罹災今日撞亡秦之鍾鼓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如宗廟社稷何馮河暴虎未至之誠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己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爲國不爲身也臣伏

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羣僚黎庶則天下幸甚

諫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唐太宗貞觀中上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覆燾之恩著

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
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
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
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
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
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
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
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
休日慎一日若良爲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

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在念則選衆俱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旣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内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況水雨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

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廷珪

唐玄宗開元間上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啟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懸旒國朝殆均於絕綖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令黔黎高遊璿衡光膺寶籙以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元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

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休然頃歲以來陰陽愆
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饑關輔之間更為尤劇至有樵
蘇莫爨糠籺靡資不暇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進
茲艱險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
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節下
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
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誘獎欲大君日愼一日雖休
勿休永保天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睠
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
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羲農之書敦朴素之道

登廣端士放黜僉人屏退後宮減撤外廐場無譏斷之玩野絕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運恩恤惸嫠蠲薄徭賦去奇伎淫巧而損和璧隨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消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栖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凰巢閣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炯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甿沮志億兆攜離愁苦勢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柰何朝廷曾不

是祭況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莫大
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
顒顒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諫內宴至夜表　張說

唐玄宗天寶間上

臣聞上天示下災祥將以誘導人主先王仰觀休咎
亦以順脩政教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故天人之際
感通必矣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月滿猶常應虧
不虧今月十七日亦未少虧此易常之異也夫月者
至陰之氣臣下之象當助天作明順期盈缺若逾盛

逾時盈縮乖度得非臣下之咎而上天之誡耶伏惟陛下深察孰思而預防之臣又見近日內宴夜深方罷小臣無識抑所未安王在在鎬豈樂飲酒此誠大樂之美也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此蓋春秋之箴也伏惟陛下宴樂之餘不及於夜臣職忝補闕昧死陳愚謹言

諫江南採捕諸鳥表　倪若水

玄宗遣中人捕鵁鶄鸂鶒南方刺史倪若水上言

臣若水言臣伏以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耨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

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未備舟船陸俵擔負備之以魚肉閭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方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即鵷鶵鴂鶘鶴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虞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復何求哉臣承國厚恩超居重任常恐殘命常欲殺身以効忠葵藿微心常願隳肝以報主瞻望闕庭敢布腹心直言忤旨甘從鼎鑊帝手詔襃答悉放所玩禽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

諫服丹劑

裴潾

唐穆宗喜方士柳泌爲帝治丹劑求長年尚

御劑中躁病渴潾諫

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剗祆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爲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誅

權蹟僞窮情得不耻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爲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況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䙫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

眞僞則無不驗矣

諫惑方士　　張臯

唐穆宗雖誅柳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布衣張臯上疏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挑耳目聲色敗情性鮮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于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爲賊節宣乖度有資于醫尚當重

愼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
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踵前
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逢投
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爲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
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皐不獲

論人君動敬天道　李德裕

唐敬宗時上

古以人君天之所子常宜奉順天道亦猶人臣之事
陛下當須戒愼臣雖暗昧不知天道近頻見中朝人
說自秋以來五星所行稍失常度此皆天意殷勤儆

戒陛下毛詩云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云古人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伏惟陛下稍節馳驅以順天意

論人君動法於日　李德裕

唐敬宗時上

臣竊見近日陛下畋遊稍遠還宮近夜伏以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視朝日入宴息古人云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將入専以一君就房有常節伏望陛下深察古人之言向後遊幸不至侵夜

論星變宜謹天戒　　韓琦

宋仁宗景祐四年右司諫韓琦上疏

臣近者竊聞星變數見輒貢瞽見備言禳謝之理殆將百日不賜妄言之誅是陛下知臣所陳歸於朴忠而非惑上好訕也然臣意有所未盡更思竭愚區區鄙誠萬一開悟臣近日又聞大慶殿及諸處復建道場及分遣中使徧詣名山福地以致請禱臣以謂陛下俯從常禮不得已而爲之是亦達寅亮之深旨也臣竊以天垂福象地見災異前日之君覩之感悟以爲祈禳之法則必徹樂減膳脩德理刑大則至有下

詔以求讜言側身以避正寢是以天意悛移轉禍爲福臣願陛下法而行之復恐此後宮中或有宴飲之事欲望比於常時稍用減節不獨仰奉於天戒斯實上安於聖躬臣子之心所以昧萬死而獻言者正爲是也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慶會則不敢一至於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于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命

移於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所安置臣親逢求諫之朝獲在可言之職宜推誠無隱思所爲報願陛下特霽天威一加詳納天下幸甚

論天久不雨宜日新聖德　劉敞

宋仁宗皇祐四年劉敞上疏

臣伏以古今之通議主逸而臣勞陛下親聽萬幾日昃不倦與羣臣等勤矣今又聞天久不雨之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夜輒升壇禱祠達旦不寐此則聖躬之勞過于羣臣羣臣實未有及陛下者也臣竊聞之

不勝其憂且水旱之數未可全測設復彌月連旬不如聖意陛下何能專以萬乘之體爲羣臣代勞哉如令萬一冒風寒霜霧之苦有所不怡陛下當使誰受其責而宗廟社稷之憂獨在陛下陛下不可不自愛也詩書百家聖賢精論皆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和則天地之和至矣近者大赦恩及四海解宿逋裁減常稅宥過除罪與之自新德厚如此和氣宜應而愆亢尤甚者臣之愚竊以今日政事所襃進所刑罰所施舍所廢置猶有未合人心不當天意者故令陰陽否隔也陛下誠少加聖恩延問正直日新其德則和氣

可致時雨可望何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涉風寒霜
霧之險增宗廟社稷之憂非計之安者也陛下視羣
臣百姓如子羣臣百姓望陛下如父父以子將失所
之故深見克責不避災疾而子方晏然自若不可謂
孝臣雖淺切不勝犬馬之心又以爲救旱之術在彼
不在此故敢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

論董吉燒煉上仁宗　　趙抃

臣等風聞散直剩員兵士董吉以燒煉之術爲名內
緣入內副都知鄧保信援引入留禁中外議藉藉以
爲不便臣等伏以自古亂臣賊子興妖造姦必僞稱

化金寶益年壽之術以取媚人主外託愛君之迹內
爲亂政之弊漢之文成五利唐之普思静能濫恩旣
深顯戮旋被至其甚者權移羣小勢傾朝廷稔成禍
殃延及宫禁唐太宗憲宗二帝號爲英主亦以服餌
貽疾取笑四夷文宗之時中尉王守澄引薦李訓鄭
注訖成甘露之亂皆由依宦官而結主假藥術以市
姦故也或謂燒變金銀則天子以慈儉爲寳不當務
此或謂合煉藥餌則前世爲藥餌所悞可以爲鑒左
道無赦古制有刑令保信復引董吉禁中蓋當事之
初理如無害洎爲弊之末禍或從生其董吉伏望聖

慈早賜斥逐免致熒惑聖聽鄧保信亦乞誡勵施行

諫獵　何郯

宋仁宗慶曆七年殿中侍御史何郯上奏

臣竊以古者天子具四時之田所以講威武而勒遠略不徒事遊戲而玩小娛載之策書具有典法前日伏聞法駕將獵近郊中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久歲車駕已嘗出畋羣臣抗言隨即停罷忽茲復舉未諭聖心伏以陛下繼統以來動遵法度不甚弋獵不數豫游恭儉之風足邁前古而今之舉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宇內有年方隅無事故於農隙以講武經欲

爲都邑游觀之盛乎抑有獻議者謂田獵之事具有禮文行之以時蓋舉墜典則嚮者諫止之言不足顧乎若聖意果然如是先定則非愚臣之所敢議也然其中事有切於利害者尚可得而言焉恭自真宗皇帝卽位之後遂下詔書罷放五坊鷹鷂獵事不講踰四十年校聯之籍率非宿時士卒久不便習其事官司又不素詳其義倉卒而行必多曠闕竊聞去歲乘輿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殆馳百里而又兵衛不肅警蹕不嚴從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億逮於暮夜始入都門此豈非上不習其事官不詳其儀而致

然歟而况以騎乘而有疾馳之勞在原野而弛嚴衛之備或御者蹉跌變生銜橛慮愚民迷誤犯及車塵臣子之罪將何贖焉雖則仁聖之資固有神靈之衛然不可不備非常且西北二隅變故難測豈無姦僞雜於稠人廣衆之中由是而言益可深慮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矧於萬乘之尊乎賈誼曰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令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叛寇而搏畜兎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伏望陛下罷省出游無重過舉遵烈考詔書之旨念前人警誡之規優游養神樂過從獸拱揖在御慮無乘危則

宗廟生靈實有慶賴臣職當言責理合開陳罔逃嚴
誅責少云補

論罷上元放燈　　歐陽脩

仁宗嘉祐四年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歐陽脩
上奏

臣伏以上元放燈不出典禮蓋自前世習俗所傳皆
條狥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游若乃時和
歲豐民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
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
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府日
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爲貧寒自

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爲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食之災避殿減膳聖心畏憂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所獻之禮若至月末得晴明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有兄今供擬遊幸及脩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

論人主廣聰明重尊威二事　趙抃

仁宗嘉祐五年右司諫趙抃上言

臣竊以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禍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理明矣伏惟陛下承祖繼宗體堯蹈舜睿聖仁厚固四海稱頌之不暇何闕遺之有焉然臣備位諫垣朝夕思不敢循默者庶幾有補於太平萬分之一耳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傳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臣愚以謂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伏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寮除文講誦無有隱諱至於吉

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兆尤宜詳究舖陳之使禍
福之鑒日聞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夫帝王文章天
子翰墨眞圖書之秘寶實聖神之能事今夫輔弼左
右之臣宮官近戚之家碑石挽詞佛榜僧號或上求
御製或仰覬宸翰咸出非望多遂其請臣愚以謂非
所以重尊威之道也伏望惜堂陛之崇祕奎璧之彩
謹重命賜杜絕倖望上下之理從而益之朝廷中外
莫大之幸也二者惟陛下留神察焉臣無任激切納
忠待罪之至

論人君仁明武三德

司馬光

仁宗嘉祐中知諫院司馬光陳論三德劄子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為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為他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為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胷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

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
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
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
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
武由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
能種也三者兼備則治彊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
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
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
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
位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

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愁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抑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慶賞刑威曰君臣幸得以脩起居注日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嘿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一皆可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日懈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

治猶鑿氷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留聖
恩以天授之至仁開日月之容光奮乾綱之威[illegible]若
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
之有

論人主當不為血氣所變　孫覺

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上

臣聞血者陰也氣者陽也二物合而成人雖合而成
人而無心術之妙精神之運則亦下愚而已矣昔者
孔子深見此理而推言之曰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以
謂二物之變爭則人之欲心甚熾無妙道至神以勝

之則至于違禮義而戕壽命矣又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鬭二物既盛則令人喜鬭衆人之鬭則尚氣好勝取必於人以爭淺小而忘後患人主之鬭則興兵右武拓土開邊以爭利於夷狄凡鬭皆所以傷神明而悖性理矣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凡人之老必當而貪血氣之衰自然及此故年彌高而德彌卲若聖之孔子之徒此三者盡論常人之情常人爲陰陽所役故一人之身而少壯老三變聖賢則不然知禮義之可貴壽命之可寶潛心於妙道至神則少之時不惑於色知神明之可尊性理之可樂夷狄禽獸不足

以校勝負爭強弱則壯之時不悅於鬬少而寡欲長而盡性則血氣雖衰而不貪陰陽爲之後而不得與之變故心閒而神明體佚而壽考陛下以睿明之質鼎盛之年求治甚切而聽覽不倦眞可謂有意天下者矣然臣之愚竊獨私憂而過計願陛下深鑒孔子之言而終始以三者爲戒則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論戒耳目之欲　王安石

神宗熙寧二年五月王安石遷參知政事上奏

臣切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切聞孔子論

為邦先曰放鄭聲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己理能明於己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才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

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感移耳目者不爲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値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論買燈　蘇軾

神宗熙寧二年直史館權開封府推官蘇軾
上疏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知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疏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

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
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
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
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
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
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
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
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
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
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

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内庭故事毎遇放燈不令過内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然致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求以

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竊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内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内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絶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

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
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
明皇遣使江南採䴔䴖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
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
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粧具二
十事織繚綾一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下
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
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
聰明睿聖追迹堯禹而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
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君又不言臣

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其不赦亦臣之分也

論人君在至誠至仁　呂公著

神宗元豐七年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呂公著上

臣聞人君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内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

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内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主人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憯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海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

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者紛[illegible]然
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
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
學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illegible]欲[illegible]武則曰
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
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illegible]而[illegible]
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
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
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
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

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

曰人主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威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論人君正身囘俗　彭汝礪

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

臣聞天下之事其出無窮而相禪於無所終始若疑若甚勞而古之人君乃至於無爲者能得其本而已以四方爲遠故所正者惟京師以一國爲大故所正者惟其家以萬民爲衆故所正者惟百官又以國家百官之富不可勝治也故所正者惟其身而已所守

者約而所施者博此古之要道也陛下有仁孝之行恭儉之德至誠惻怛之心至於此非難也而臣自京師觀之淫麗之文勝淳厚之朴衰謾誕之風長正信之俗微非所以示遠方也自宮邸觀之公侯放於驕淫而不禁婦妾習於後靡而不嚴非所以示國人也自官府觀之相尚以取譽相引以趨勢相傾以就利爲上者殘其下爲屬者持其長而非所以法萬民也陛下欲爲漢唐則固軼於漢唐矣欲至三代而於此未正焉臣以爲未也蓋古之人脩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成之後雖抱衾之賤妾知自克以義而非止於

關雎之后妃也雖衰世之公子篤於信而非止於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邑之近也雖牛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以古準今何其寥寥哉其弊亦必有在矣陛下試反而思之其躬行之未篤歟其昔者奢侈之弊因循而未革歟亦教之未至而制之不嚴歟所求於士者止以語言而不以德歟所取於臣急於利歟不然何風俗之難回也陛下有聖人之才有崇高富貴之勢頫呻俛仰再撫四海之外惟無爲而已爲之無不可至也臣觀四方之學其言語態

度短長巧拙必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爲鄙焉凡京師之物其衣服器用淺深濶狹必問宮中如何不同則以爲野焉以此知以質厚示之則無不從而質厚也異時皇族未嘗知經術也及陛下以經術造之而莫不欲爲經術異時士人未嘗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進之而無不言法令以此知能以德禮示之則無不從而爲德禮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質厚也德禮也皆其所固有者也因性之所固有而順道之蓋無難焉在陛下加之意而已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無足疑也小人以疏遠

妄及陛下之家事以卑賤冒言妄及百官之嗜好以
聖學之廣淵而道尋常之務以聖學之日新而言也
塵之迹雖臣亦自知其疏闊也考之於古竊以爲庶
幾焉唯陛下念之

論宜取畫圖　陳師錫

徽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奏

臣伏聞今月八日有聖旨宣取祕書省畫圖進覽格
人神妙可以悅目非有補於盛德六經載道諸子談
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
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

出萬物以此爲圖日月在目光宅四海伏望聖慈觀心於此此則天地冲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唐以山水圖代無逸左右前後無所警戒動靜語默無所龜鑑社稷至於陵替不可支持臣聞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觀則明國壽可以不損天下可以不亂愚夫之言智者擇焉願留聖懷無忽

論溺意詞翰　　陳次升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左諫議大夫陳次升上奏

臣聞堯舜之道載於二典者其目雖多而總其大關皆曰若稽古而已而傅說之戒高宗亦曰不師古訓

于何其訓詩人之頌成王亦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夫帝王以一身而應萬有苟不該博古今以深究夫明君賢臣脩身治國之要雋功偉烈謀猷方略之施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之由取是捨非執古道以御今其何以堪之哉是故堯舜之所以若而順稽而考高宗之所以師成王之所以學者如斯而已矣若夫略典墳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者此腐儒之所爲而蘊德行志功名者鄙之況於帝王日有萬幾而盡心於卉木之間極意於烟霞之表將焉用之隋煬帝尤善於文不欲人

出巳右薛道衡被誣而死則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之誅則曰復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緑否又曰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梁武帝父子尤刻意於文學乃至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棊無不精妙又何補於治適足致亂耳何則旣騁此以爲智能矣則恃此以驕慢天下故賢者由是解體而小人競學是以資嫵媚則向之所謂智能者翻爲亡身之具遺後世之所閱笑者臣聞陛下潜德藩邸時則巳留意翰墨矣卽位以來好爲詩曲以賜親幸鐫石鏤板傳播遠近臣愚過計恐天下之人不能盡知陛下

出大縱之能不思而得肆筆而成妄以前代帝王之列精竭慮於雕蟲篆刻之細爲比且曰天下之政未理而游心於是豈不爲盛德玷乎又恐用小人之能是者則士風靡矣臣願陛下痛屏浮華無用之文不使膠於心術惟一以切磨治道聽政之餘躬閱書史取其關國家之興衰生民之休戚成者褒之敗者反之以資益聖治之道以懋稽古之德豈不偉歟

江公望

諫獵

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奏

臣竊日傳聞道路之言有姓賈中貴人臂鷂鶻入後

死捕逐禽鳥臣未之信豈有禁御之中雖是近習之人敢肆猖獗一至於此徐思之必偵得聖意然後敢爾再思之陛下未應至此然後疑而不釋也陛下所以得天下者以仁而已豈有仁者之君而務遊畋者乎又況陛下即政方踰年未明求衣日昃不食刻意勵志好賢樂善聽言從諫期底于道尚恐負宗廟社稷之靈無以慰天下蒼生之望豈復有暇逐禽獸爲樂乎春蒐冬狩特重於祭祀之禮毀卵拆巢尤戒於生誕滋育之時豈有仁者之君不因奉先祭祀顧於生誕滋育可戒之時爲毀卵折巢之虐乎千金之子

尚有垂堂之戒萬乘之主豈無犯車之虞和鸞而節
清道而行猶意於銜橛之變況馳騁驅逐與禽獸爭
道於萬死一生之地豈不殆哉豈有仁者之君不自
愛重而爲虞人之所爲乎得一禽則喧呼號譟分賜
金帛不恤其費豈有仁者之君輕百姓之膏血以重
微禽之軀乎臣以此揆之陛下必不然也雖然以其
後事而引悔孰若先事而知戒此臣所以不惜爲死
雖得之傳聞之不審亦爲陛下道而不敢隱也五子
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老
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心狂志荒何事不亡莊

周日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分於外神亦隨之神志不一何事不失王者之治斷可識矣夫鳥托深林獸育豐草魚鱉不亂於網罟草木不夭於斤斧人不若於苛政斯乃仁者之君所以治天下之道也昔文王有靈德故麀鹿白鳥在其囿而有濯濯翯翯之態魚在其沼而得充牣跳躍之樂陛下不大苑囿之本數畝之地蠢動飛走恃陛下天地之仁德依陛下日月之末光生誕滋育得性之樂不異於文王之囿今反張喙橫翎延喘假息於馳騁嘷噪之間碎首決心飛毛灑血於猛鷙爪距之下數畝之地依陛下尚不得

保全其生況四海九州山林川澤之廣遠何以逃無辜夭折之禍哉蠢動雖微與人同一性也生植雖遠與人同一理也以強並弱以貴吞賤以其不能告訴殺之若無罪豈不思易所謂信及豚魚詩之仁及草木果何理也嘗聞荆文公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反聽葆申之諫受束矢之笞務治乎荆兼國三十非師保之訓則國亡矣唐玄宗嘗佩苑中必眎左右曰宰相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非宰相之言則社稷計已矣司馬相如賦上林以諷漢武帝楊雄作羽獵以諫成帝言近而旨遠詞婉而意迫孰

謂詞臣無補於國也詩有刺虞有箴皆以游畋之無益於治祇取亂亡爾今陛下師保不陳訓宰相不抗疏詞臣不獻賦書無歌詩無刺虞人無箴所賴以知過失者諫臣爾臣或不言陛下如宗廟社稷何如天下蒼生何臣言縱不實亦足以爲異日之鑒唐高祖喜走馬射帖孫伏伽進諫以謂此直少年諸王務爾既爲天子尚行之乎齊威公以酒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以此固非善然無害霸也夫從禽正少年諸王務也陛下一日爲之未足以害政第以天子爲諸王少年之務何自輕乃爾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

也傳有之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臣願陛下馳騖於仁義之場游觀於六經之囿網多士弋羣凶天宇掃清王道砥平天下之望也社稷宗廟之福也上干天威自速誅戮陛下矜其以諫爲職少貸狂易天下幸甚

論人君要道有三

李朴

徽宗建中靖國二年上

臣聞天下有事不足憂無事深可畏人之情勞則思逸則肆故方其有事之時則憂勤恐懼之心能以危亂而至於治安及其無事之後則驕盈怠惰之氣亦

能以治安而至於危亂舜之時七政齊於上百獸舞於下可謂安且治矣而君臣之間惴惴然常若危禍亂之將必至何也知治安之不足恃而驕盈怠惰且隨其後也臣竊觀國家聖作明述自古太平之盛未有久於今日者此正天下所謂無事之時而臣所謂深可畏者也伏願陛下思創業之甚難懼守成之不易親睦九族風示萬邦好惡不留於心喜怒循理而動體仁愛之德而濟之以剛破險詖之論而平之以恕知君子所以致治而慮其難進則任之勿疑鑒小人所以致亂而防其易入則去之必速除心術之

嘗然後可以育人材厲廉媿之節然後可以肅仕路辨嘗試之說然後可以來忠言師老而遊隙可[illegible]與若以自治為守禦之策民罔而國用不足莫若以節儉為富庶之本觀俗化而通其變議政事而處其中執持權綱愛惜百姓日謹一日保其初心若此者皆聖政之所當急者也雖然所以致此者有本矣臣聞昔周成王即位召公為之保周公為之師同心輔導嘗致謹於起居言動之間唐太宗開文學選道德名儒十八人為學士雖飲食遊宴十八人者未嘗不在其中退朝與討論古今所以成敗輒至日昃夜分故

成王能光昭文武之業而太宗獨高三代之後無他知所以自治而天下不足治矣臣誠知陛下聰明仁聖性所自得然而聖人者德配天地而志常不足不識陛下夙興視朝擁經左右詔德意志慮者誰乎陳前世廢興治亂請得據舊鑒新者誰乎退居深宮之中燕見間召所以備顧問者誰乎今縱未能遠法成周立師保之官宜且近倣唐制大開學館博選通儒耆德使侍經幄萬幾之暇孜孜與之講論正心誠意事天治人之道雖陛下聖性所自得者臣願益加聖學焉此臣之所謂本者也

臣又聞人主不可求勝於

天下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
間此三者人主之要道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言之
所謂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者何也臣聞自古有道
之君不敢失一夫之心以天下者一夫所積耳是故
爲其欲壽則與之輕刑爲其欲富則與之薄斂爲其
欲逸則與之緩力凡上之禁令取舍惟恐一不當於
天下之欲惡是以天下亦相與安之而已也後世有
若韓非商鞅者始道其君以勝天下之事其言曰權
勢法制者人主之操術彼天下者必於我而聽命者
也而屑屑若是是以天下爲匹夫役也故或勝之以

擊斷或勝之以衰剝或勝之以戰鬬安忍自恣仇讎其民民不勝其害則相與合天下而勝之矣臣故曰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一也所謂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者何也臣聞人主勢能生殺禍福人而不能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時則公議用於朝廷之上以賞功罰罪進賢退不肖而行於天下至其亂則廢於朝廷之上而竊竊然發於閭閻之間又其甚而設誹謗之法以杜天下之口則又不發於閭閻而鬱於人心最甚者莫若秦也立爲腹誹心謗之誅則欲併取其在人心者而去之也然且獨能禁於一時而

卒大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者其本與天地並立而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者也知其不可得變而使或發於閭閻或欝於人心或肆於後世孰若舉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下乎臣故曰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二也所謂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者何也臣聞人主者天下之本也心術者人主之本也養之以道德仁義則終身而未足以爲功動之以回邪淫泆則一朝而不可勝其患是何歟道德仁義難全而回邪淫佚易溺也古語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

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故吾欲尚恭儉彼則致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聚斂吾欲用正直彼則攻之以佞柔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惡能以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者哉必主之以平照之以清持之以誠恐恐然若寇盜之將至而蚤杜其窺覦之漸也不然使之乘吾徘徊猶豫之時一投隙而得以自售則浸淫敗壞而終以不悟矣臣故曰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三也知此三者而大本立矣臣愚不勝惓惓之忠惟陛下留神省察以

寧天下

議修德

李綱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疏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帝王之所以爲神民萬物主者仰以動天俯以感民非德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自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

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
成湯之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
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為無
益而弗為勿以小累為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
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父兄之勞而
欲見之於羹墻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
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又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
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神意天下不勝幸甚